

王家大院

画说

张昕 陈捷 著

The Wang's Grand Courtyard
In Illustr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我国风土聚落保护与再生的适应性模式相关研究之一

编号 ·· 50678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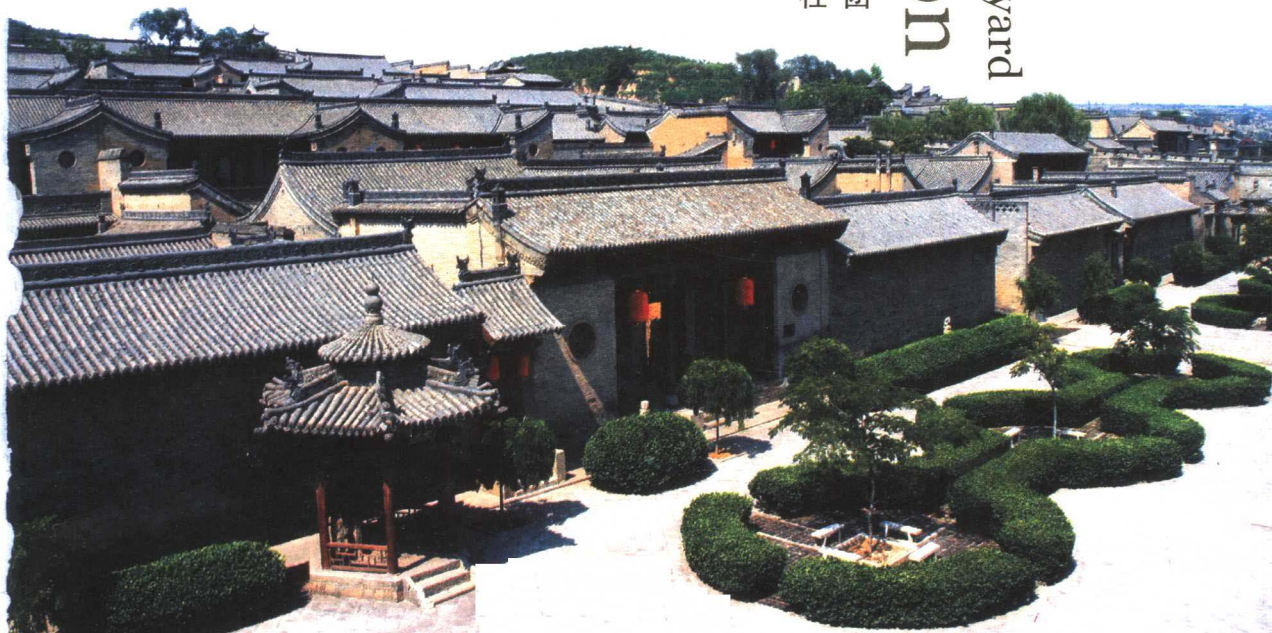
王家大院

画说

张昕 陈捷 著

The Wang's Grand Courtyard
In Illustration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说王家大院/张昕, 陈捷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636-936-4

I. 画... II. ①张...②陈... III. 民居—灵石县—图集
IV. K928.7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341 号

画说王家大院

著 者: 张 昕 陈 捷

责任编辑: 张慧君 董利斌

装帧设计: 拓新企划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mail: 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美术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36-936-4

定 价: 38.00 元

序言

中国农耕文明的建筑文化可以粗分为两大形态，一种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各级官式建筑文化，以北京的紫禁城为巅峰；另一种是民间聚族而居的风土建筑文化，山西灵石的静升村堪称典型。相比之下，官式建筑文化随着封建体制的铲除早已是终结了的历史；而风土建筑文化的历史，却因聚居风俗的残存依然“活着”。比如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整体格局和延续至今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其中扬名中外的王家大院，虽然已是一个空置的村落躯壳，但是其蛰伏于黄土高坡上的严整聚落形态及其历史场景，却展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风土生活画卷。

《画说王家大院》一书，初步理清了静升古村在元、明、清三代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王家大院为线索，从人类学角度描述了当地风土建筑的简史，归纳出了窑—巷—堡的居住演化模式。书中以大量的历史和现状图像来叙述聚落的古风遗俗，从而构成了本书的编著特色，特别





是以各种生动的三维图像对风土建筑进行解析和复原，使其中的一些细部特征得以一览无余的展示，从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书的作者，我的学生陈捷先生和张昕女士是一对比翼齐飞的学术伉俪，他们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这几年里，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风土建筑研究课题，一心向学，刻苦钻研，多次实地考察了山西晋中的风土聚落文化，已发表了多篇考察报告、研究心得和实例分析等学术成果。其中张昕女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山西风土建筑彩画研究》，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鉴此，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无论对风土建筑的深度研究还是普及鉴赏都是很有价值的。谨此为序。

常青

丁亥初夏于上海寓所

概述

静升镇在2003年10月建设部及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中名列榜首，而静升村则是该镇的政府所在地。静升古村历史悠久，其九沟八堡十八巷的整体格局颇为罕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各类建筑的选址、装饰、空间布局和室内外设施等卓尔不群，堪称中国黄土高原地区风土聚落的典型代表。作为本书重点的王家大院早已超越了普通民居的范畴，其聚族而居的特点和倚坡直上的气势也使之在众多的晋商大院中尤为突出。

自1997年王家大院作为“中国民居艺术馆”正式开放以来，古村的知名度日益提升，但对整个聚落的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而这恰恰是本书撰写之初衷。《画说王家大院》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大量的图像来说明问题。除各类常规图片外，还以各种极富趣味性的三维剖切图对建筑进行分析，为读者展示出通常无法观察到的细节。此外，三维复原的运用再现了多处业已损毁的建筑群，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吸引力。





《画说王家大院》初步理清了静升古村在元、明、清三代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王家大院为线索，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当地风土建筑的发展规律，归纳出窑一巷一堡的居住建筑演化模式。至于在静升住宅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火炕与窑洞体系，则作了专门的介绍。书中通过大量实例，以“趣谈、图说”等方式多角度地对王家大院建筑群进行了剖析。除常见的空间布局、装饰艺术之外，还增添了生活形态分析、建筑技术分析等内容。与此同时，笔者还系统研究了村内二十余座各具特色的庙宇和宗祠，其中在罕见的乡村文庙和王氏宗祠等处着墨尤多。目前，静升村内保存至今的传统商业建筑为数众多，如防御性突出的堡垒式商宅、集居住与买卖活动于一身的临街铺面和隐入村落次级道路系统的当铺等。有鉴于此，本书亦详细介绍了村内的商业建筑。文章最后，还以权力中心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村落结构的嬗变，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一番思考。



目录

| | | | |
|-----------------------|-----------|-------------------|-----------|
| 石头记 | 1 | 四合院的建构 | 44 |
| 绵田香火动春秋 | 2 | 风水与禁忌 | 49 |
| 天陨灵石，地念惠侯 | 4 | 防范的加强 | 53 |
| 古之津隘，今之地险 | 6 | 君子之逸 | 55 |
| 四时民风 | 7 | 矛盾的产物 | 55 |
| | | 安全第一 | 59 |
| | | 尊卑有序 | 64 |
| | | 传说与事实 | 67 |
| 风雨静升七百载 | 11 | 古宅趣谈 | 70 |
| 九沟八堡十八巷 | 12 | 兄弟之间 | 71 |
| 阴宅和阳宅 | 13 | 高门楼与府第门 | 71 |
| 信仰与生计 | 19 | 营造中的求同存异 | 76 |
| 村落的演化 | 22 | 闲话内宅 | 80 |
| 草创之际 | 22 | 读书与就餐 | 85 |
| 初具规模 | 25 | 合而不同的院落布局 | 88 |
| 鼎盛时期 | 27 | 书院的释然 | 88 |
| 没落与新生 | 30 | 妙建司马第 | 93 |
| | | 奇技淫巧 | 98 |
| | | 两个厕所 | 98 |
| | | 拱券的魔术与空中的门 | 100 |
| | | 排水的学问 | 103 |
| | | 五花八门的防护措施 | 106 |
| 王家大院的前世与今生 ... | 33 | | |
| 贫民之肆 | 34 | | |
| 寒窑小叙 | 34 | | |
| 窑洞火炕手牵手 | 37 | | |
| 小乎哉？不小矣！ | 40 | | |
| 庶人之慕 | 42 | | |
| 男女授受不亲 | 42 | | |

| | |
|---------------------|------------|
| 抬头不见低头见 | 112 |
| 三雕漫谈 | 113 |
| 趋吉避凶的手段 | 128 |
| 雅俗共赏的题材 | 131 |
| 琴棋书画与松竹梅兰 | 132 |
| 福禄寿喜与子孙满堂 | 135 |
| 官禄与修为 | 139 |
| 文字的谜题 | 141 |
| 社会生活百态 | 145 |
| 商铺与贸易 | 146 |
| 静升商情 | 147 |
| 商人的义举与商妇的贞节 ... | 149 |
| 裕国便民两益当 | 151 |
| 两座沿街商铺 | 154 |
| 预警设施广胜楼 | 156 |
| 文庙与政权 | 159 |
| 乡村文庙 | 159 |
| 功名的期许 | 162 |
| 宗祠与族权 | 164 |

| | |
|-----------------|-----|
| 唇齿相依 | 164 |
| 村中之村 | 168 |
| 势单力孤的尴尬 | 171 |
| 庙宇的诸多用途 | 174 |
| 万神之能与万能之神 | 175 |
| 村落的标识 | 177 |
| 各就各位 | 179 |

| | |
|-------------------|------------|
| 沧海桑田 | 183 |
| 辞旧迎新的浪潮 | 184 |
| 新旧的较量 | 184 |
| 均贫时代的生活 | 186 |
| 旅游开发之后 | 189 |
| 经济中心的辐射 | 189 |
| 潜在的变革 | 193 |
| 风土建筑展望 | 195 |

| | |
|-------------------|------------|
| 参考文献 | 200 |
| 后记 | 2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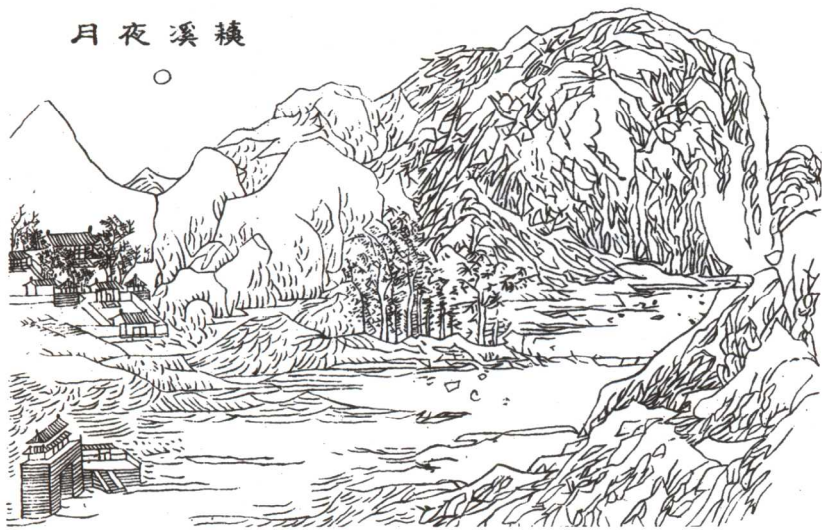


石头记

近年来,风格独特的山西省灵石县王家大院在各类媒体中频频亮相,吸引了无数中外游人。大院坐落在山西省灵石县东北,一个名叫静升的古村里。古村及其周边的苏溪、尹方、集广、旌介等村都是静升镇的辖区,而镇政府如今就设在静升村内。从村镇同名这一点来看,古村的重要

◎图1-1 灵石八景之一的“苏溪夜月”

月夜溪棹



性就不言而喻了。静升镇文物古迹繁多,无论是苏溪的资寿寺与文昌宫、集广的何氏宗祠,还是旌介的魁星楼等都已远近闻名。其中有“苏溪夜月”之称的苏溪文昌宫乃是昔日的灵石八景之一(图1-1)。清嘉庆年间的灵石知县王志便作有《苏溪

绵田香火动春秋

夜月》一首，诗云：“何事名苏溪，赤壁景差肖。长板树扶疏，泉声漱清妙。山高明月来，东坡有诗料。”资寿寺更因十八罗汉头失而复得的经历而闻名遐迩。拥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在2003年10月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中，静升镇也就当仁不让地名列榜首了。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萌生出步入其间，一探究竟的念头。

灵石县历代英杰辈出，早在春秋时期就广为人知，至隋代更是声名鹊起。其中的奥妙离不开一人、一节与一石。所谓人，就是春秋名士介子推；所谓节，乃是众所周知的清明节；所谓石，则是一块不知所出的奇石。正是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灵石三宝”，铸就了灵邑大地数千年的辉煌。

说到灵石，首先要讲的就是介子推和清明节的典故。春秋时期晋国的疆域大致相当于现在山西省的范围。因为晋国在山西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晋”直到现在还是山西的简称。而晋国历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君主就是被奉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重耳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虽为晋献公之后，但献公晚年昏庸无道，听信谗言对他动了杀心。重耳闻讯后逃出晋国，从此开始了历时19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重耳饱尝艰辛，受尽风餐露宿、食不果腹之苦。重耳最终能够重返晋国为君，离不开随行忠臣的帮助，介子推便是其中之一。《韩诗外传》第十卷中的一段文字揭示了介子推的忠义之举：“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由此看来，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尚能如此忠心，实属难能可贵。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可知，文公登基后论功行赏，只进行了一半周王室就发生了内乱。忙乱之间，重耳竟没能顾得上封赏介子推。事后，介子推并没有邀功请赏，而是携母入绵山隐居，从此杳无音信。文公得知此事后十分内疚，于是将整个绵山区域封给介子推，号曰介山，并表示这样做是“以记吾过，且旌善人”。介山一带后来就设置了“介休县”，恰恰是灵石县的前身。

正史里关于介子推的记载简简单单，但是民间传说的内容可就丰富多了。相传文公遍寻介子推不见，因思念心切，遂以火烧绵山的办法逼介子推下山。没有想到的是，介子推竟然至死不出。文公追悔莫及，遂下令将这一天定为禁火日，我国流传了千年之久的寒食节就是由此而来的。每年到寒食节时，家家户户都不举火，只吃冷食。第二天则是清明，人们上坟烧纸，修墓添土，以表示对亡者的怀念。后来寒食节慢慢和清明节融合起来，而介子推的死难实则成了清明节的源头。与介子推火中殉难的惨烈故事相比，另一种传说则反映了百姓不忍名贤遭劫的良好愿望。清代山西名士傅山在《介林》一诗中有“晋霸园林迷草木，绵田香火动春秋。仙名卖扇传东海，身隐承颜宵故丘”，从而道出介子推退隐后云游四方，在东海卖扇的故事。且不论实情如何，介子推终于以其忠义而名垂青史，三晋历代也不断修建祠庙来追忆这位贤人，宋神宗更诏封其为洁惠侯。这一系列举措无疑为介休赢得了声望，使绵麓之地名满天下（图 1-2）。

◎图 1-2 绵山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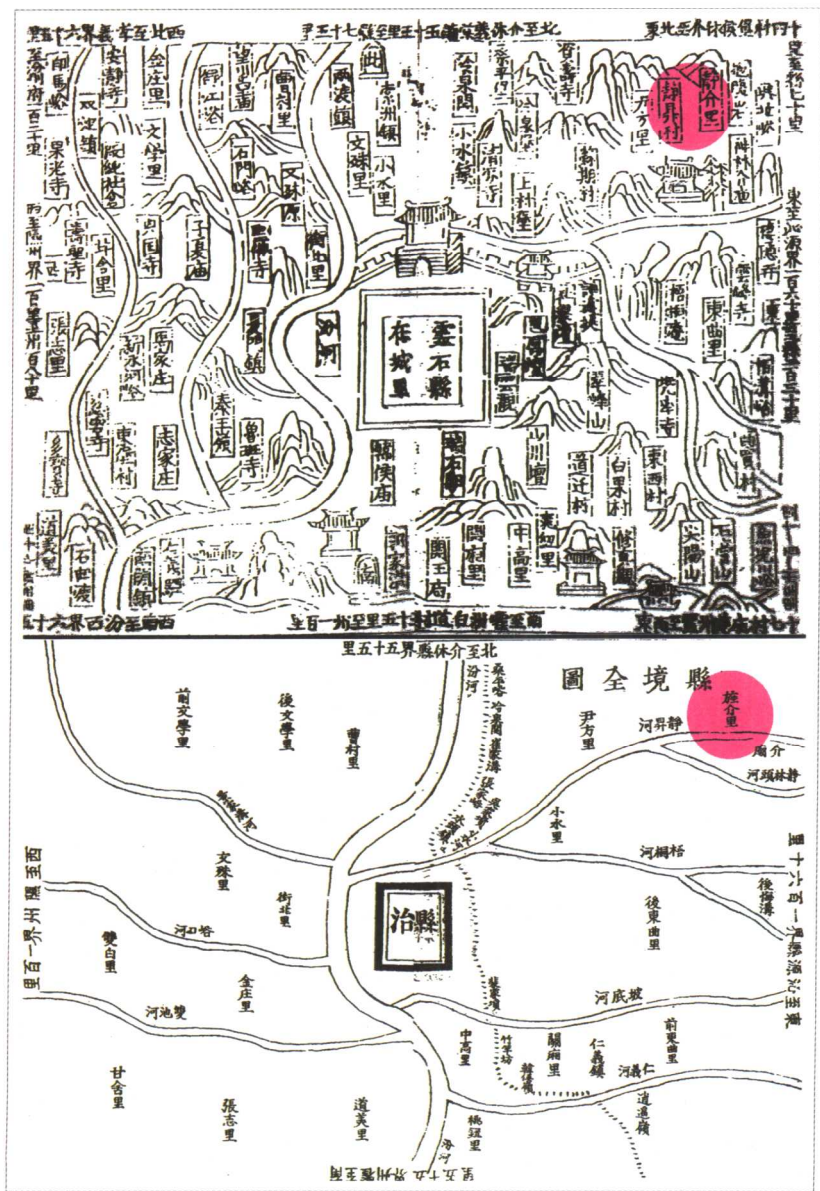
天陨灵石，地念惠侯

时光流转，五霸雄风宛若春梦一场，转眼间就来到了两千年后的公元590年。这一年是隋开皇十年，文帝杨坚方才统一全国不久，便北巡来到当时称作平昌的介休县。巡视途中，兵士们在汾河旁开道时掘得巨石一块，似铁非铁，似石非石，其色苍苍，其声铮铮。最为奇异的是上面还有“大道永吉”四个大字。文帝见此不禁欣喜异常，认为这是四海归一后的大吉之兆，可保自己江山永固，于是赐名为“灵石”。与此同时，他还把平昌县西南部划出，专门设立了一个灵石县，遂成为灵石置县之始。时至今日，这块异石仍然矗立在灵石县内。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呢？经检验，这是一位“天外来客”，一块不知何年何月落于此处的陨铁。历史老人总是很有幽默感的，写着“大道永吉”的灵石未能永佑帝祚，此后不到30年，堂堂大隋便被李唐王朝取而代之了。然而，以石得名的灵石县却历经战乱而留存下来，将这段往事讲与后人听。此石、此地与人间王朝的更迭着实耐人寻味，而古人对此无限的感慨也化作华章，记录在其后的灵石史志中。

灵石虽然在隋代以后独立建县，但行政区划斩不断历史的渊源。况且灵石地近绵山，静升镇又是县内紧邻绵山之所，只要对镇里几个村落的名称略作浏览，就可以看出介子推对此地的深厚影响。毗邻绵山的小村就以旌介为名，取旌表介子推之意。而本书主角王家大院所在的静升村，与旌介之间只隔了一个集广村。至于集广的内涵，还要留到下文再叙。静升村名的确切由来已经无从知晓，但最迟在明万历年间，“静

升”就已经得名了。根据现存最早的明万历版《灵石县志》以及清康熙版《灵石县志》的记载，明清两代实行里村制的时候，静介里距城东 30 里，辖静升、旌介等村。在历

代县志中，静升村所属的里有静介与旌介两种叫法(图1-3)。另外，旌介村现存《重修西宁堡外门小记》的碑文中还有“予村地居绵麓，区属旌善故村”一说。这样看来，仿佛古镇早先还被称作“旌善”，恰好与《史记》中晋文公“以记吾过，且旌善人”的告白相吻合。因此，“静升”很可能就是“旌善”转化而来的。事实上，无论静介、旌介还是旌善，都代表了历代王朝对介子推的推崇。介子推倘若真的在天有灵，是否会感到宽慰呢？



◎图1-3 万历及嘉庆《灵石县志》中的县区图

古之津隘，今之地险

灵石地势险要，素称“燕冀之御，秦蜀之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北接太原，南衔临汾，成为两大盆地之间的枢纽。与南北平坦的盆地不同，灵石境内山地丘陵众多：东部太岳山自东向西倾斜；西部吕梁群峰壁立，乃拒敌之天然屏障；南北向为相对平坦的丘陵地；汾河自北向南流去，在纵向形成一条峡谷，就是名贯古今的“雀鼠谷”。雀鼠谷乃是晋南通向晋中、西北通往华北的咽喉之地，无怪乎《水经注》将其称为“古之津隘，今之地险”。清代王士禛在《冷泉关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南经雀鼠谷，岠岠殊未休。路随千嶂转，峡束一川流。滩急长疑雨，蝉嘶畏及秋。去峰将落日，立马回含愁。”寥寥数句，使此处的险峻地形一览无遗。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屯兵积粮之事向来不可小觑。而得益于静升河灌溉的静升镇土地肥沃，乃是灵石的产粮区，发挥着养田济民的重要作用。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日军为负隅顽抗，就曾在静升镇的和义堡修筑了四处碉堡，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翻阅史书及旧志，可见灵邑大地果然不是太平之所。汉时刘邦征陈豨就曾驻兵于此，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亦在这里大战隋将宋老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杨虎、刘惠农民军转战山西境内，攻破灵石县城，县内及周边损失惨重。嘉靖、隆庆年间，蒙古土尔扈特部酋长俺答不断入寇中原，给山西、河北广大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灵石县境亦是生灵涂炭，满目疮痍。至明末崇祯年间民变频生，自崇祯五年（1632年）起至崇祯七年（1634年），三年间就有王家邱、张献忠、老回回等多批农民军深入灵石境内。而后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各路农民军、

四时民风

官军纷至沓来，直至明王朝覆灭乃止。清初定鼎杀戮无算，灵石乡民侯九读不堪忍受，于顺治五年（1648年）起兵反清，后因义军内讧而于顺治六年（1649年）失败。上述兵祸皆属有据可查，没有记载的更不知其数了。凡此种种，使灵石县及其周边出现了大量军事壁垒。介休县张壁村的张壁古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传这里还是隋末刘武周的屯兵之处。在现存最早的万历版《灵石县志》中，还可以找到关于静升村内堡寨的明确记载：“静升堡，在县东二十里静升村北山上。此地通介休，路极坦平。往年虜易长驱，今足以扼其冲云。”为躲避刀兵，普通百姓往往也结堡而居。此类堡寨的发展，直接为以王家大院为代表的堡垒式民居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的山西是胡汉交流的重要场所，许多少数民族都曾聚居于此，在三国两晋时期几乎遍及全省。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尤为集中，民风也随之粗犷豪放。到元代时，不少地方还保持着农牧并举的生产方式。清乾隆《孝义县志》中的一段话就显示出当地的“胡气”之重：“邑土民罕有氏族家谱。稍远则昭穆不辨，亦无家庙。”然而，与之相隔不远的灵石则较多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原来灵石东西两向有太岳、吕梁两山为屏，对阻止游牧民族进入汾河谷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北两向，则有阴地关和冷泉关扼守门户。因此，山西历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就成了太岳、吕梁界定东西，南北不逾霍州、介休一线的形势。在三晋大地胡汉融合的过程中，灵石一带也就更多地体现出汉文化的作用。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个多世纪，积累了大量财富。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学政刘於义便在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土风卑靡。”《新修太谷县志序》也讲到谷人经商异域，讲信耐劳，足迹遍天下，执各大埠商界之牛耳……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然而，灵石的经商之风较之太原盆地诸县却逊色了许多。其原因很多，一则，灵石地处汾河谷地，是山西沿汾农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具备了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二则，灵石历代人口密度不高，不过是太原盆地内太谷、祁县、平遥等地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没有土狭人满的问题。此外，除汾河谷地之外，县内交通困难，

于经商不利。加之历代对介子推的宣扬已使儒家教化深入人心，不免以经商为耻。这就使得灵邑百姓重义轻利，崇尚耕读。时至今日，县内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文物古迹，尤以静升镇为最。如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苏溪资寿寺（图1-4）和旌介遗址，以及王家大院、后土庙和文庙。其中静升村内的文庙十分难得，竟得以和县城的学宫同制，足见该地浓郁的文化氛围。灵石周边的相对封闭并没有影响其对外交流，因为作为交通要道的雀鼠谷可以不断为之注入新生血液。于是，在汉文化圈的大范围之内，晋东南、晋中、晋南等地的文化就在灵石不断交汇融合，使其兼具多种文化特征。就建筑而言，晋中的大院和晋西南的窑洞就在此间相遇，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建筑体系（图1-5）。

◎图1-4 资寿寺鸱吻

◎图1-5 静升窑洞风貌



明万历《灵石县志》对该地之民风质朴不乏溢美之词，其中有“温恭克让，好谋而深，和而不怒，此尧之遗风也”；“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民性淳厚，尚礼义。有婚丧，邻里相周而不吝”；“仕宦尚气节，婚姻不计财贿”；等等。

